

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

●刘淑花

国庆节后的一个周末，好友赵丽驱车从省城回朔，专程还钱。

赵丽和我同岁，那年中考，我们都上了中专。她在太原，我在朔州。毕业后，她留在太原打工、结婚、租房、生子，直到七年前，她与丈夫在省城买房，专程坐火车回朔，找亲朋好友借钱。她父亲早逝，母亲改嫁，有个姐姐生活也平凡，亲朋也不是很多，可想而知，借钱之难。那年我也刚好买了房，手头一样拮据，只得东拼西凑给她凑了一万元。至今我还记得她接过钱时，眼里涌出的泪花，害得我当时也忍不住泪眼盈盈……

四年前，她说要还我钱。我说，不急，没啥大事，用不上，让她先紧着别人还。她就说，那就先紧别人了，啥时着急，说一声。随后，她每年都会回朔一趟，看看亲朋，再就是还钱、还钱……

今年回来，她开着一辆银色的宝来车，直接停在了我家楼下，背着小包，拎着两箱奶，敲门而入。厚厚一沓钱放在我手里，“总觉得有点多，要数，她按住了我的手，说，别数了，一万三，加了点利息，要还是姐妹，就别嫌少。我的心有点潮，默默收下。

“姐们，总算在知天命前，咱们都有了自己的房、自己的车，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啊。”赵丽很开心地说，当年她在

太原买房的钱，自己攒了点，银行贷了点，亲友借了点。前年底，银行的贷款全部打完，去年四万多买了辆二手宝来车。今年回来，还了我的钱，就只剩下借她三表妹的了。说风就是雨，吃过午饭，她就要去兜风，顺便，去还她三表妹的钱。

丽丽的三表妹叫玉珠，家在怀仁，我怕晚上赶不回来，想明天去。她却说，昨天就说好了，不回来就住她家。多年前我和她去玉珠家，是在个村子里，路有些崎岖，汽车到不了村，当时还是搭了个摩的去的。村子有些破旧，三间小瓦房，一处小院子，种着些蔬菜，养着些羊、鸡，玉珠个子不低，但又黑又瘦，生活不富裕。

就在我还恍惚着时，丽丽已经驾车上高速，直奔怀仁市了。我们聊起了这几年的工作，都在打工，虽有些小坎坷，但都平平顺顺过着。又说起孩子，都是两个，老大都上了大学，小的都上高中。“所以啊，日子还是很有奔头的！”赵丽很开朗地笑起来，让我的心情也明媚起来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下高速，打开微信找到玉珠发过来的定位开始导航。赵丽得意地说：“七年前从市里来，坐火车、坐公交、坐三轮，走了一整天。又住

了两天，才筹到钱。现在，”她看了一下导航，又说，“两个小时就到了。”我看着车窗外，柏油马路平整，在绿树掩映下通向远方，两边田地里的庄稼刚收过，不时看见大型旋耕机在犁地。一闪而过的村庄里，整齐的屋舍，干净的水泥路，能看见黄澄澄的玉米晾晒在蓝天白云下，不时还见屋顶安装有一排排整齐划一、闪闪发光的光伏板，又时有小汽车驶出驶进，干净、整洁、安静中透着勃勃生机。

很快就到了玉珠家的村子。玉珠穿着一件火红的羊绒风衣，蹬着一双明亮的黑皮鞋，骑在一辆电动车上，已在村口等着。赵丽放下车窗，打了个招呼，我扫了一眼，好嘛，银盘似的脸白嫩得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，描着弯弯的细眉，长长的睫毛一忽闪一忽闪的，显得眼睛又大又亮，红嫩嫩的唇，哪还见当年的黑瘦？赵丽已笑着叫起来：“珠儿，你咋又年轻了？这是要活成个小妖精了！”玉珠瞄了我们俩一眼，白胖的脸儿明显红了，“吓”了一声说：“少寡淡！跟上，回哇。”说着一拧电动车电门，扬长而去。

一路进村，水泥路干干净净，还有太阳能路灯，两边栽着树，花池里种着迎风盛开的各色菊花。路过村委会、村文化室、村卫生所、大戏台，又见到一

个体育活动广场，有凉亭、有座椅，还有老人小孩子在体育器材上健身玩儿。玉珠的家也今非昔比，五间敞亮的大正房，四间小南房，窗明几净。院子里分出几畦地，靠南房的地里种着西红柿辣椒之类的蔬菜。屋子里铺着白色的地板砖，吊着白色的天花板，各色家电齐全，天然气直通厨房，卫生间冷热水都有，俨然楼房的格局。

“妹夫呢？”赵丽随意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，取个苹果咬了一口后，问。“还在上班呢，”玉珠换了身家居服，见我疑惑，才解释说，她和丈夫都在陶瓷厂打工，“我下午专门请了假在家等你们的。”赵丽笑了，很爽快地拿出钱递给玉珠，说：“其实手机就能转给你们，可总觉得不如亲自送过来有诚意。”一句话说得我们都笑了。随意聊了起来，玉珠说，这几年，怀仁的陶瓷产业发展很快，村里大部分人都经过培训后进陶瓷厂上班了，日子过得很好。像她们两口子在陶瓷厂打工，每月就有七八千元的收入。而家里的田地都托管给农业合作社了，每年也有两万多元的收入。

“所以你也越过年轻了。”赵丽笑着说就要去摸玉珠的脸。玉珠一把推开她笑道：“你们也不差。这好日子谁还能不年轻呢？”说着想起什么忙起身进卧室，拿出个小相册，“来看看，这是我们村子里老姐妹组织起来国庆节去北京转悠的照片，看，这是看升旗的……”说着，她一拍大腿，盯住我们两个问：“你们去不去？我们村的姐妹团明年国庆节准备去上海转悠，抱团走安全又便宜……”

我和赵丽相视而笑，这是多么好的生活啊。

我们村里的插队生

●朱志新

1968年12月，北京32名学生从繁华的大都市，怀揣着梦想，背着行囊，一路颠簸，一路高歌，来到了目的地——山西省汾阳县峪道河公社下池村接受农村再教育。

他们是来自北京人大附中、马甸中学、十九中学、一二三中学的一群年龄十六到二十岁的学生。当地的领导将他们分别安排住进了村民家中。我从小晚上就跟她睡觉，一直住在地坑院，人们叫它洞子。当时分到姥姥家的是温厚耿古畏。

这里地处华北平原丘陵地带，年降水量不足450毫米，完全是靠天吃饭，甚至饮用水都得去20米以下的井里靠辘轳绞上来，担回去才可以用。

贫瘠落后的村子，对于首都来的这些孩子们，很不适应。语言是交流的工具，首先语言不通，该有多郁闷？房子能闻到土的味道，土炕上没有铺的东西，有条烂竹席就算好的了，不生火冰凉，生了火滚烫，有的灶火年久失修，烟火不往上走还往回倒，他们常常被烟熏火燎，涕泪横流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他们有时晚上都不敢烧火。窗户没有玻璃，只好用纸糊。这样的房子冬天四面透风，夏天蚊虫叮咬，特别是跳蚤每天都要送几个红包。至于伙食就更不要说了。大米纯粹没有，白面很少，一般早起小米稀饭、玉米面窝头，好时有点咸菜，窝窝头蒸不好时，发干发硬，一口下去两排牙印就被雕刻在窝头上，看上去黄灿灿的，吃到嘴里如嚼腊，中午饭一般都是红面剔尖、擦尖、擦尖或者抿片子，这样的饭对于他们来说是难以下咽的。

后来村里建起两排叫青点的房子，三、四、五、六队的插队生们就住这里了，看着整齐漂亮，但是，还不如温暖夏日的窑洞，冬天晚上家里放一盆水都能冻住。随后雇了二福大娘给她们做饭，从此，他们跟村民打成一片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有时候吃饭也在田间地头。

后来知青们又分别住进村民的闲置房，他们一起捡柴、劈柴、担水、做饭。从城市到农村，他们要经受多大的磨难、考验和蜕变啊。

偶尔，村民会叫他们到家里吃顿饭，唠唠家常。我是二队的，放假之余还参加劳动。那时李一华是四队长，红朴朴的脸，温柔、善良、踏实、稳重、有韧劲。我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有时还叫苦连天，大发牢骚，而他们却不怨天不怨地。

记得当年二队男生还在我家院里住过，白净儒雅的余培、活泼帅气的张玉明、老实憨厚的王宗海，都给我们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。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说话，优美的京腔京韵常常吸引我驻足聆听，劳作之余，他们还玩弄一些乐器，特别是张玉明手风琴拉得韵味悠扬，深深地吸引着我，多次试图能跟他说上一句话，目光相对时看到对方的冷漠，欲言又止。当时流行革命样板戏，他就像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杨子荣。王德秋姐特别漂亮，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辫子，丰腴的肌肤，优美的声音，让人羡慕。赵媛圆圆的脑袋，圆圆的笑脸，教过我们一段初中数学，讲课认真负责，深入浅出，很受同学们的喜爱。

热火朝天的年代，青春勃发的岁月，这群人朝气蓬勃，斗志昂扬，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，没有一个人逃避现实。

那时村里没有理发店，理发很不方便，裘季燕、刘燕平索性推成光头，一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。她们穿着村里大娘们给做的布鞋，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仅需要博采众长地来读帖和临帖，而且需要在书法笔意上的反复揣摩和不断探索。比如人们常说的“刚柔相济”，即用笔刚健的具有阳刚美，用笔柔和的则具有阴柔美。若是单纯的刚或单纯的柔，便失之偏颇，容易引起人们的审美疲劳；倘柔中有刚，刚中有柔，刚柔相济，就能达到理论上的“刚健婀娜，兼而有之”。比如戎占怀的条幅《烟云供养》《随遇而安》《集百家米煮一锅粥》等作品，就呈现了刚柔相济的艺术特色。

又如，人们说的“峻涩间行”，“峻”指的是比较快而有力的运笔，“涩”是比较慢而有力的运笔，这本是两种很好的运笔方法，但如果快而无力或慢而无力就不可取了。最佳的效果便是“峻涩间行”，张弛有度。比如戎占怀的条幅《云海》《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》、横幅《野渡无人舟自横》等作品，就是“峻涩间行”的成功之作。

再如人们说的“方圆兼备”，这方和圆既指的是笔意，也指的是点画字形。大致来说，方笔是外拓，原属于隶书的运笔，圆笔是中含，原属于篆书的运笔。到了写行书时，常常是方圆并用了，唯有这样才有可能下笔饱满而流畅，才有可能神采飞扬。纵观戎占怀的行书作品，方中有圆，圆中带方，可谓是方圆相济，浑然一体的好作品。

作为一名退休老干部，戎占怀临池不辍十年整，能写成如今的模样，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。这与他的灵性、悟性、勤奋和学养是分不开的，尤其是学养这两个字，它在书法学习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，所谓的“功夫在诗外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艺术无止境。书法是艺术，当然也是无止境的。祝愿戎占怀先生的书法艺术更上一层楼。

胡进 作

投稿邮箱：szrbtk@126.com

通向城里的那条路

●龚月芬

从村里通向城里的路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，有五六十里，如是开车一踩油门也就是半个小时的路程，平时回村里经常是坐着大巴车。忙完村里的庄稼进城也总是拿得满满当当，可又有什么办法不城里村里两边跑了？为了给孩子们好的教育，得奔向城里，村里那几十亩地又不能丢下不种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回村不方便，冬天只能坐车，夏天我就骑着电动车回去。

村里到城里的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十多年。从泥泞的土路到水泥路到平展展的柏油马路，过了环城大桥是通向机场的路，我走过的是正在加紧施工的高铁路线，城乡的距离在缩短，我生活的城市也正在腾飞。

我把村里安顿好就进城了，骑着电动车带了满车的土豆南瓜。走了一段路之后车子一点电也没有了，只能推着往

前走。推着车走得满头大汗心里还是想着能早一点进城里给儿子做饭，飘落的树叶只让我感到在秋风萧瑟中更加凄惨，我看看前面不远的村庄又升腾起希望，我加快速度向着前面的村子走去。我来到了一个离市里还有十几里的村子，看到前面的路上有个老汉在铲土，我便加紧走几步上前说明情况。大爷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又问我是哪里的。我回答了我们村子名，大爷点头说知道了，指了指旁边的院子让我进去。我就把车推进了院里，老大娘弯着腰在扫院里的落叶，见我进来又问：“你真是个谁？”

我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大娘，衣服整整齐齐。满头白发但精神饱满，那整齐的短发垂在耳后，脸上慈眉善眼，但岁月掩盖不住她年轻时的容颜，是个大美人。院里两株大榆树，落叶已经被大娘都扫光了。五间矮旧的房子，有两间是

玻璃窗，三间还是有窗花的那种纸窗户，一看就是干净利落的人家。

我解释了一下，大娘就让我给车子充上了电。闲聊起来，大娘说：“我三个儿子，没有女儿，都成家了，儿子们都当爷爷了。”

我说看您儿这身上干干净净，院里整整齐齐的。

大娘笑了说：噢，就是一辈子也爱个齐楚。原来只有两间土房，娶一个媳妇续一间房，就成了五间房了。老二在村里种地，又在村里盖了五间新房。老大、老三在城里当工人，都住上楼房退休了。在村里老两口呆着舒心，国家给上些养老钱，老两口夏天院里大门口种点菜，能养活了自己就行了。

充了一个多小时的电也差不多能进城了，我说大娘给您几个钱吧？大娘说：这也没多少钱，可不用了，我们老

十年磨一剑 翰墨吐芬芳

——戎占怀先生书法作品赏析

●陈永胜

日前，戎占怀先生出了一本书法作品集，名曰《占怀墨迹》，慢慢欣赏，余香满怀。

戎占怀，平鲁区人，1993年担任朔州市教育委员会主任，一干就是十年，为朔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，有口皆碑。他从2015年开始学习书法，临池不辍，博采众长，如今红果满园，遍地芬芳。

《占怀墨迹》共收书法作品271幅，书体有篆书、隶书、楷书、行书和草书，集中反映了书家近年来所取得的艺术成绩。总体来说，戎占怀书法给人的印象是：取法正宗，本固叶荣；运笔有方，线条灵动；布白在胸，气象横生。

当今书坛，乱象丛生：“吼书”“射书”“狂书”“乱书”等大行其道。由于这些“书家”在书法美术界有着一定的地位，甚至是比较突出的地位，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左右了书法的发展方向。对广大的书法爱好者来说，特别是对一些年轻的、文化修养有欠缺的人来说，误以为丑就是美、乱就是美。

今日办展览，明日秀演示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不良风气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把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引上邪路，而且是愈走愈斜，令有志之士扼腕痛惜。纵观戎占怀的书法，无论是何种书体，都是写得颇有规矩的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学习书法也是这个道理。

中国书法源远流长，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碑帖作品，其中有不少是经典性的作品。这些经典作品的出现，无疑也成就了其作者在书法领域的崇高地位。每一代人的书法成就都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矗立起来的、登上高峰的。可以这么说，后人无论登上多高的艺术高峰，离开前人的基础是无法想象的。

《占怀墨迹》中，共收录了10幅篆书、隶书和楷书作品，数量虽不算多，但集中体现了他对书法学习的基本态度和审美追求。条幅《求索》是一幅篆书作品，方正端庄，既有大篆的洒脱，又有小篆的严谨。条幅《敬事而信》《无私奉献》《云腾致雨》《如松之盛》和中堂《读书写字种花草，听雨观云品酒茶》是隶书作品，其风格兼有曹全碑、礼器碑的风神。

一般来说，楷书最能体现一位书家的书法功力，因为楷书没有投机取巧的地方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倘一笔不成，便会影响整个字体的形态。戎占怀的楷书值得一看，比如中堂《龙腾国瑞燕舞春新》《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》和横幅《东壁图书 西园翰墨》都是楷书作品，一眼便可看出，作品具有欧体、褚体等特点，但又自成一格：骨肉匀称，浓纤有方，端方宜人。

说到这里 我想起了人们常说的“老干部体”。它指的是老干部临习或创作的书法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面貌，其总体特征是不临帖或很少临帖，自由发挥，信笔漫游，我行我素，乐在其中。如果从修身养性的角度看，“老干部”没什么不好，值得尊重；如果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审视，“老干部”虽不能说是一文不值，但也不过是自得其乐的作品而已。当然了，也不是所有的老干部的书法都是“老干部”，戎占怀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在朔州的老干部中，他的这种正本清源、取法经典的做法，我是推崇备至的，也是值得我好好学习的。

二

从《占怀墨迹》中不难看出，老先生学习和创作的重点在行楷和行草，笼统地说就是行书。在所有书体中，行书是一种最普遍、最广泛、最实用的为广大

群众所喜爱的书体，也是唐代以后被历代书家所重视和实践的书体。当代同样也是这样。

已故著名书法家费新我先生说，行书的运笔，有时近于楷书，可是多了弧笔、转笔；笔与笔间或相连，或不相连，而有了吸引力；竖笔多了“勒”意（勒马缰之力，本是从外向内——渐进自身）；“磔”也可用藏锋；作“点”可从空掷笔或用“啄”意（这“啄”还指手中笔的动态）；“掠”笔可加长加峻，“生动、调畅”都要结合腕力。从中可见，运笔是写好行书的根本所在。

纵观戎占怀的行书作品，使、转、提、按等无不心到手到，运用自如。比如条幅《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》，这是书写的杜甫七绝诗，除去章法得体外，每个字的结构和运笔，以及字与字之间的衔接都是有章可循的，线条也十分流畅，最终形成了动中有静、静中有动的安详而又灵动的风貌。又如《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》这幅画面，是行草作品，也可视为小草作品，同样取得了动静相宜、神清气爽的笔墨效果。在其余的200多幅作品中大都取得了这样的效果。由此也可以断定，戎占怀的书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鲜明的艺术风格。

三

《占怀墨迹》中有不少横幅、条幅、镜面书写的大多是四字句，无论是行楷还是行草，无论是运笔还是布白，给人带来的都是端庄而又生动、稳健而又飘逸的艺术美感和审美享受。

一般来说，四字句（含三字、二字和独体字）类型的书法作品并不好写，属于榜书的范畴，难度普遍高于其他的多字



胡进 作

投稿邮箱：szrbtk@126.com